

科場案

科場案有點類似我們現在的中考高考作弊案。現在人們最熟悉的科場案，大概就是魯迅祖父周福清（介孚公）行賄主考的「故事」——那年周福清母親去世他「丁憂」回鄉，恰值浙江舉行鄉試，正主考殷如璋是周福清的舊識，於是幾個有錢的秀才湊了一萬兩銀子，託周福清去打通關節——周也有為兒子打算的意圖。不料送銀票時副主考正在與主考聊天，殷主考一時不便拆信答覆，而派去送信的跟班卻叫嚷起來「銀信為什麼不給回條？」於是敗露，周福清獲判「斬監候」，後因花錢打點，在繫獄八年後得以「全身而退」——魯迅《〈吶喊〉自序》中說「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」，原由即在於此。

周福清的科場案發生在晚清，其時律鬆法弛，因此他能用錢買命，若在清朝前期，那不但周福清本人性命堪虞，恐怕還要興大獄。清代的科場案「罪有甚於大逆」，順治年間丁酉科「順天中式舉人多有賄買情弊」，順治帝親加復試後發現確有作弊情事，於是有一百二十四名涉案官員「俱應立斬」，另有一名「絞監候，秋後處決」，立斬者中還有「家業籍沒，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陽堡」、「家業籍沒」等不同程度的「連帶」處罰。雖然後來順治「於心不忍」一次處死多犯，減輕了懲罰，但對於科場作弊處分之嚴厲，由此可見一斑。雍正年間，甚至有舞弊考官被腰斬，蘸血在地上連書「慘」字而亡者，此事傳到雍正那裏，連一向冷酷的雍正也為之動容，從此取消腰斬之刑。

清代科場案最震撼者要數咸豐戊午年殺大學士柏葰。此案既有科場舞弊之實，也有政治角力之隱情。大學士柏葰雖為順天鄉試主考，實則對作弊之事並不知情，失察之罪是有的，但罪不至死，只因他與正在用事的肅順等人素不相能，被肅順集團借他人頭樹威，最終咸豐御批，與浦安（考官）、平齡、羅鴻譯（中式舉人）、李鶴齡、炳采（居間行賄）等人一併棄市。

據說殺了柏葰之後，鄉會兩試自此肅穆，考風清正矣。



過眼錄 劉俊

逢周二見報

全民網絡時代，掀掉一項「烏紗帽」，有時只需一次無心插柳的「街拍」。近日，內地某國企領導出差期間與年輕女同事十指相扣閒遊網紅地，因衣着亮麗、舉止親密而進入街拍攝影師的視野，孰料視頻見諸網絡平台後，被網民「人肉」出真實身份，由此引發的「國企領導牽手門」事件，掀起一場軒然大波。

這一事件基本遵循了「網絡曝光——網民聲討——紀檢介入——貪官落馬」的「快進模式」。在億萬網民的集體圍觀之下，紀檢部門已「快刀斬亂麻」地對該官員先行予以免職，某種程度上可算是「網絡反腐」的又一次勝利。

類似事件此前已屢屢發生，從「天價煙」、「名牌表」到「豪華車」，官員不慎「露怯」，網民聚力揭秘，紀檢亮劍查證，由此扳倒了不少貪腐官員。但仔細琢磨，此類「意外反腐」畢竟是偶然的、隨意的、個別的，可遇而不可求。

以「國企領導牽手門」為例，倘若該官員不那麼肆無忌憚地與女同事攜手暢遊網紅地，倘若街拍攝影師沒將鏡頭對準他們，倘若視頻上傳網絡後沒有引起網民注意，那麼這位與女同事「親密度」上可算是「網絡反腐」的又一次勝利。

十年之約，巨型黃鴨重遊維港，首日雖因「霸氣側漏」，雙鴨變單鴨，但絲毫無阻觀眾賞鴨的熱情和興致。在社交媒體平台，幾乎滿屏都是暢泳維港的黃鴨，以及與黃鴨親近的市民和遊客的燦爛笑臉。

香港作為昔日的漁村，對於游禽鴨子，港人似乎有着天然的好感。開埠之初，香港主要以漁業、農業、養殖業為主，因此，遺留下不少與動物禽鳥相關的地名，其中，以鴨命名的地方就有不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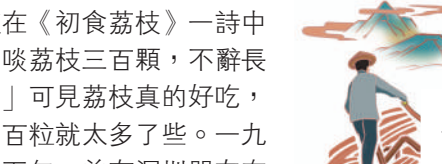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早期養鴨業蓬勃，這從俗稱「鴨記」的深水埗鴨寮街的街名可見一斑。鴨寮街街如其名，早年曾蓋滿養鴨的鴨寮。根據《深水埗區風物志》所載，十九世紀，鴨寮街一帶為大海，附近有農田、魚塘，填海後曾經有飼養鴨的寮棚。二十世紀初期，深水埗納入城市發展，需要興建街道，鴨寮街因此得名。如今的鴨寮街，以專門售賣電子零件和電子產品而遠近聞名。

鴨洲洲，位於港島南區，是名列前二十大的香港島嶼，因其形狀狹長，像鴨的舌頭而得名。鴨洲洲的「洲」字，在粵語中是舌頭的意思，由於舌的粵語

不知從何時開始，踏入五十歲的人士被稱為「入伍」，進入六十歲者便被稱「登陸」。這當中並沒有任何貶意，就是現代人對年齡的一種看法。不論是「入伍」抑或「登陸」，已經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。

根據特區政府的統計，香港以往三十年的人口年齡中位數已從三十一歲上升至四十六歲。簡單而言，也就是人口持續老化。這是一個寰宇性的問題，並非香港獨有。怎樣才能解決人口老化的情況？這是一個複雜的科學和社會議題，需要全體社會一同面對和處理。對我而言，做個好中年是自己先決的分內事。

香港的娛樂媒體競爭劇烈，電視台為了提升收視率和廣告客戶，各出奇謀製作新節目。有些電視台力捧年輕偶像，藉此吸引新一代觀眾。年輕偶像具有青春活力，也許容易一步到位，可是演藝實力卻未必準備充足。我很多時沒法聽到各新星能夠抒發具個性的才能，所謂「偶像派」歌曲，大多是三分鐘熱度，轉眼令人遺忘。另一邊的電視台，不斷炮製中年歌手，目標其實是吸引社會上年長一輩的觀眾群。這些歌手



紅塵記事 慕秋

逢周二見報

反腐不能倚賴「牆外扔磚」

無間」的國企領導想必還可以繼續安枕無憂地享受高官厚祿吧。再者說，張揚跋扈、恣意妄為的貪官自然難免會露出馬腳，但那些看似節儉低調、實則斂財萬貴的「蛀蟲」，單靠網民「人肉」，又如何能揪得出來？難怪有評論稱，這種反腐更多帶有「牆外扔磚，砸到誰算誰倒霉」的僥倖色彩，它不是反腐制度化常態化的必然結果，而是網民們歪打正着的意外收穫。

說到底，反腐敗不應該是「轉到誰誰遭殃」的運氣大轉盤，網民「圍觀挑刺」可以發揮加壓器的作用，但要從根本上建立一支清正廉潔的公務員隊伍，

港九覓「鴨」蹤

讀音近似「蝕」，故前人採「一本萬利」的「利」音，再加上月的部首，變成「剛」字。

鴨洲洲面積僅一點三平方公里，根據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，鴨洲洲的人口密度約為每平方公里六萬人，在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島嶼排行榜中，數一數二。

現時香港有人居住最小的島嶼——鴨洲，位於香港東北部印洲塘特別地區之內，距北面的深圳鹽田港不到二公里，島形狹長，由北望去，其形狀就像一隻俯伏在海面的鴨子，因此得名。

做個好中年

大都有兩大特徵：曾有鬱鬱不得志的年輕歲月，但現在擁有家人的全力支持。

我並非覺得中年歌手特別優勝，但是過關斬將而最終名列前茅者，總必有其真正的演藝實力。歌聲優美乃是先決條件，再加上背後曾有一番特別經歷，令中年人至今可以發揮才華。

香港以往多年都有機構舉辦「十大傑出青年」選舉，參選標準是年齡介乎二十一至四十歲的人士；香港藝術發展局舉辦的「藝術發展獎」，各藝術門類都設有「新秀獎」，候選資格亦是四十

歲以下的藝術工作者。從前或許有人會覺得為何四十歲仍能視為青年或新秀，至今可以確認該年齡層仍算是社會年輕一群。如我般已「入伍」或將「登陸」者，只要做好自己，仍能對社會作出貢獻。

「智者不入愛河、不赴內捲」，這一點毋庸置疑。一邊佛系生存，一邊眼看着疾馳時光把我們從一個飛奔的年代上拉回來，一切都在更新換代，卻又飽含了無限的追憶和期待。小鎮成為浪漫的代名詞，很多年輕人開始對農田大地產生興趣，就連旅行，都變成了一次逃離大城市的「反向操作」。

在我的家鄉東北，一個月的小长假迎來了幾乎是史上最多的遊客潮。當代年輕人們，懷揣着「逃脫喧囂」的理想，從一個平凡的地方出生，去一個熱鬧的地方打拚，等閒下來了，再去一個平凡的地方休憩。從北京回老家的朋友們一次次驚掉下巴，告訴我就連最老派的抻麵館，都已經排隊到兩米開外；步行街上人流湧動，個個帶着新奇探索的目光，有人臨時起意買一場「劉老板大舞台」的票，有人一頭扎進洗浴中心，要在大名鼎鼎的「東北耶路撒冷」卸下身心最後的偽裝。

「反向旅行」旁邊，是自得其樂的「反向吃喝」。跟北上廣深這些城市不同，東三省的飯，天然有股黑土地淳樸的風貌，少有精緻講究，實惠量大口味好。大多數飯店還沒深入到「服務意識」那一層，卻已經自帶社牛屬性，老闆膀大腰圓，呼來喝去。第一次來的恐怕分不清這是生氣了，還是太積極；但轉頭看客人們，馬上就懂了，座位滿了都不要緊，自己進屋拉個凳子，門口隨便添個座，再點單、自取，有時候還恨不得幫老闆傳個菜。一套操作下來行雲流水，南方的客人初來乍到，大概需要有樣學樣，讓自己盡快融入這個環境。

如果你也反向走過一圈，說不定會感慨生活的新模樣，曾以為它是張漂亮的包裝紙，鋪平了疊好了就足夠；日子久了才發現，還得是浮在湯下的那團麵，攪好了、吃順了，方為根本。

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畫出心目中的眉型。不過，兩種塑造仿真眉毛的方法，都是適宜本身已具有基本的眉型，稍為修補就可有更佳效果。

如果眉毛比較稀疏，可用上色方法來增強眉型，以眉筆從眉頭部分開始到眉尾，由淺到深，畫出帶漸層式的不同色調，整個眉型不要畫得太細長，令眉毛失卻自然觀感。眉筆的顏色可分別在黑色和深啡色兩者中選擇，以比自己眉毛較淡的色調為宜。除了眉筆，也有眉粉可選用，通常眉粉的品質輕盈，因此更貼近肌膚，用眉刷把粉末適量輕刷眉上，營造像霧面的眉妝感。

無論每季流行什麼形狀的眉型，最重要還是要與自己的面型配合，才能得到比較完美的效果。

衣尚蕙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結合美妝的眉型

眉毛的造型，是整個妝容重要的部分，曾經流行的煙熏眼妝，眉毛部分是淡淡的。在韓式減少眼影妝容的潮流下，強調以清秀妝容比濃妝豔抹更顯氣質。

要擁有一張完美妝容，不要輕視畫眉的細節。很多時候在美妝方面，都會不自覺地犯下一個錯誤，就是因為趕時間關係，沒有按照既定的程序，只是在眉毛部分匆匆畫上幾筆，就當作已完成整個妝容。事實上，眉毛部分只要有些小差異，看起來就會令整個妝容失色。想避免出現這情況，除了時間上應充裕一點外，眉筆的選擇和正確描畫眉型，都是完美妝容的要訣。

性能不同的眉筆，有比較細緻的筆尖，有斜角免削的扁平形狀筆芯，用幼細的筆尖可繪出仿真度高的一根根眉毛，這方法較預先描畫好眉型再慢慢上色，眉毛看起來更自然，也容易畫出理想的形狀。而採用斜角扁平筆芯，則可以較輕易沿着眉型描繪，



衣尚蕙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還需要依靠制度建設。一方面，要改變「牛欄關貓」的反腐現狀，健全完善不敢腐的懲戒機制、不能腐的防範機制、不易腐的保障機制；另一方面，也要摒棄「民不舉官不究」的行政惰性，真正做到關口前移、源頭治腐，才能使貪官無處藏身、尋租無空可鑽。

鴨洲亦是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裏的熱門景點，島上以褐紅色角礫岩最引人注目，亦有很多以鴨命名的景點，比如有一個像「鴨眼」的海蝕拱奇觀，還有一個因岩層斷裂而形成的「鴨頸」，成為離島遊愛好者覓「鴨」好去處。

童眼觀世 梁戴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

文藝中年 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「反向吃喝」

「智者不入愛河、不赴內捲」，這一點毋庸置疑。一邊佛系生存，一邊眼看着疾馳時光把我們從一個飛奔的年代上拉回來，一切都在更新換代，卻又飽含了無限的追憶和期待。小鎮成為浪漫的代名詞，很多年輕人開始對農田大地產生興趣，就連旅行，都變成了一次逃離大城市的「反向操作」。

在我的家鄉東北，一個月的小长假迎來了幾乎是史上最多的遊客潮。當代年輕人們，懷揣着「逃脫喧囂」的理想，從一個平凡的地方出生，去一個熱鬧的地方打拚，等閒下來了，再去一個平凡的地方休憩。從北京回老家的朋友們一次次驚掉下巴，告訴我就連最老派的抻麵館，都已經排隊到兩米開外；步行街上人流湧動，個個帶着新奇探索的目光，有人臨時起意買一場「劉老板大舞台」的票，有人一頭扎進洗浴中心，要在大名鼎鼎的「東北耶路撒冷」卸下身心最後的偽裝。

「反向旅行」旁邊，是自得其樂的「反向吃喝」。跟北上廣深這些城市不同，東三省的飯，天然有股黑土地淳樸的風貌，少有精緻講究，實惠量大口味好。大多數飯店還沒深入到「服務意識」那一層，卻已經自帶社牛屬性，老闆膀大腰圓，呼來喝去。第一次來的恐怕分不清這是生氣了，還是太積極；但轉頭看客人們，馬上就懂了，座位滿了都不要緊，自己進屋拉個凳子，門口隨便添個座，再點單、自取，有時候還恨不得幫老闆傳個菜。一套操作下來行雲流水，南方的客人初來乍到，大概需要有樣學樣，讓自己盡快融入這個環境。

如果你也反向走過一圈，說不定會感慨生活的新模樣，曾以為它是張漂亮的包裝紙，鋪平了疊好了就足夠；日子久了才發現，還得是浮在湯下的那團麵，攪好了、吃順了，方為根本。

食色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

食色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又到品嘗荔枝時

春季時郊外隨處可見荔枝樹揚花，細碎小黃花汰弱留強，樹下大量落花混入塵土。入夏後再看荔枝，串串果實由青轉紅，漂亮可愛，看情形今年應是荔枝大年。

荔枝陸續上市，上月已品嘗過幾個品種：荔枝王五六十港元兩磅，個大肉厚核也大，鮮甜爽口；妃子笑略貴些，個頭小核也小，第一口便品到了花香，玫瑰花香？說不好；這兩日在吃本地產名為開枝的品種，二十五港元一磅，味道類似妃子笑，開枝不知是否妃子笑的別名？晚唐詩人杜牧在《過華清宮》中有名句：「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。」因楊貴妃愛吃荔枝，唐玄宗就安排騎手從華南往長安運送，不知累死了多少駿馬，妃子笑因而得名。

蘇東坡在《初食荔枝》一詩中寫道：「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。」可見荔枝真的好吃，不過日食三百粒就太多了些。一九九七年六月下旬，曾有深圳朋友在南山果園為我們包了一株荔枝樹，爬上爬下自摘，拉回一車荔枝，老人孩子皆盡興。六、七月荔枝最多，尤其是糯米糍、桂味和掛綠等幾個品種，深受港人喜愛。

紅塵記事 慕秋

逢周二見報



漂遊記 杜若

laser.li.hk@gmail.com

逢周二見報

循環

哲學中會有「螺旋上升」的概念，大抵意思是事物的發展具有前進性、曲折性、周期性。不止是哲學中，在歷史上，乃至在文化中，都會有「循環往復」的現象，也無怪有人直言，「歷史是個圈」、「潮流是個圈」，每一個傳統都可以再次成為潮流。

日前，回到內地，更能感受到這個「圈」的威力。從火車站一下高鐵，轉乘地鐵，就看到地鐵中站着一群穿着漢服的學生，男生羽扇綸巾，似乎在模仿文人雅士，女生身着衫裙，素色衣服顯得儒雅大方。這些年來，漢服似乎已經從「亞文化」逐漸成為受眾頗廣的文化，除了專業的漢服外，還有不少日常穿著的衣服也融入了漢服元素，這股循環的風，似乎吹回了千百年前的中原大地。

從地鐵站出門往家走的路上，有時能看到書報亭，也兼營



漂遊記 杜若

laser.li.hk@gmail.com

逢周二見報